

われ日本海の橋とならん

加藤嘉一 的留言： 其实离不开

风景流转中，
我将一直奔跑下去

[日]加藤嘉一 著
张舒鹏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れ
日
本
海
の
橋
と
な
ら
ん

加藤嘉一 的留言： 其实离不开

[日]加藤嘉一 著
张舒鹏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藤嘉一的留言: 其实离不开 / (日) 加藤嘉一 著; 张舒鹏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060-7035-5

I. ①加… II. ①加… ②张… III. ①社会生活—研究—中国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2525 号

Ware Nihonkai no Hashi to Naran by Yoshikazu Kato

Copyright © 2011 Yoshikazu Ka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Diamond,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Diamond, Inc.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北京创河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4448 号

加藤嘉一的留言: 其实离不开

(JIATENGJIAYI DE LIUYAN: QISHI LIBUKAI)

作 者: [日] 加藤嘉一

译 者: 张舒鹏

责任编辑: 吴 婕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0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035-5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编者序

本书作者加藤嘉一是一名曾旅居中国多年的日本人，以北京为据点，在众多知名媒体上发表言论。加藤先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对他深入中国社会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并且，加藤先生在中国已出版了数本著作。积极的社会言论活动使得加藤先生在中国的知名度和人气急剧上升，他的见解和观点已成为中日关系民间交流的重要声音。

本书最初是在加藤先生的祖国——日本出版的，原本是加藤先生写给日本读者的一本书。此次引进本书，除了看中了加藤先生在中国的高人气以及出众的社会思索能力，也希望能够让中国人了解加藤先生以及其身后的日本社会对当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看法。加藤先生

非常高兴这本书能被中国引进出版，欣然为本书中文版作序，并且为中国的读者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以及提供图片，使本书内容更为充实。

本书的日文名直译为《我愿做日本海的桥梁》，加藤先生的心愿是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梁，消除彼此间的忧虑和偏见，为两岸送去一股清新的风。

为此，编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本书日文版的内容，对一些有争议的内容和提法也尽量按照原文直译，以求向大家展现本书原貌和作者的真实观点，希望本书能够给中国读者带来一些思考，能够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相互了解和友好交流贡献些许力量。

编 者

2013 - 11 - 26

中文版序

又要离开北京了。坐上 NH1256 航班，15 点 55 分，从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差不多准时起飞。

最近，在东京与北京之间，还有其他国家的其他城市之间，飞来飞去，疲倦不堪，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更不知道这些忙碌对我有何意义和价值。朋友把我说成“空中飞人”，无所谓，我也承认，确实如此。

2003 年来中国以前，坐飞机，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要起飞，最后要着陆，中间是在空中，飞在白云上面，当然很新奇了。时隔 9 年，我对坐飞机的感受从新奇变成厌烦，对于刚开始兴奋地面对的英里积分也丧失了动力和体力。

我变了吗？9 年奔跑下来，哪些是变了的，哪些是

没变的？你好像需要认真总结，况且，要站在长远的立场。无论生命是短暂的，还是思想是永恒的，都要长远。

越去很多地方，不同城市，越觉得北京对我很可贵。北京对我来说意味着第二故乡，是我成长的起点，是让我真正成长的地方。就我的人生而言，它的价值并不亚于我的第一故乡——伊豆。

我要感谢伊豆，家乡的森林、动物、水田、气息、



图1 家乡伊豆海边（图片由作者提供）

人们……在异国他乡奋斗的过程中，时时刻刻让我感到怀念、怀想，还有怀旧。

《伊豆的舞女》这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川端康成先生完成的小说，不少中国朋友们都知道。它大大降低了自我介绍的沟通成本。

“你好，我来自伊豆，是伊豆人”。

“哦，你是伊豆的？《伊豆的舞女》啊，现在还有舞女吗？我很喜欢山口百惠。”

这场会话已经成为了我与中国人之间的常态。

从一名留学生到一名写作者，我的身份和立场在变，而没变的是：加藤嘉一，纯日本人。

刚来到中国时，好好学习中文，认真上课，扩大关系网就够了。北大校园内的留生活既纯朴，又浪漫。与中国学生讨论政治，与外国留学生讨论人类的日子，很充实，没什么不满足的。是的，那些平平淡淡的日子使我幸福过，快乐过。

后来，出乎意料，完全没有预料到，我成为了在公共媒体上，公众面前说话、写作、演讲的人。我不认为自己够资格，还有太多知识营养要积累和补充。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向中国人传播信息，提倡观

点呢？

现在回头想，也有些不可思议。使得我有机会和平台扮演写作者与传播者的幕后英雄不是加藤嘉一的才华，而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与环境。中国有着急需改革与开放的战略需求。它需要外来的声音和视角，以及外国人的参与和批评。我正好搭上了，仅此而已，中国在等着我，我没等，只是相逢，运气好，顶多，有缘分，如此而已。

我从来没有高估自己的能力，更没有低估自己的未来。在大脑里想象中的我，在社会上行动中的我，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对此，我不是不满意，只是不安，缺乏安全感，路在何方，缺乏归属感。我很孤独，寂寞，一个人的奋斗，是该停下来是时候了吗？怎么停，停在哪里，然后呢？没有人告诉过我。是的，没人告诉我。

7年前，一位日本长辈劝告我，“加藤，你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好好扮演桥梁的角色，这才是青年该做的。”

我去尝试了。做得好不好，不是我评价的，让历史去说吧。回想起，至今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

一天，又一天，一步，又一步，一次，又一次……

日本与中国，两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发展阶段、民族传统、国际处境、风俗习惯、社会生态、舆论环境，还有国民性，只是人长得差不多。

在如此截然不同的环境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很难，有些难，不，特别难。有时候，你说什么都没用，只是被骂。间谍、卖国贼、叛徒、混蛋、傻子、疯子、骗子……网络上形容我的词汇好像很多，我一直忍着，忍着，还会忍下去的，别情绪化，明白吗？嘉一，你冷静一下。

我曾经努力地向中国人传达真实的日本，向日本人传达真实的中国。当然，对“真实”的理解是来自我的体验和积累，不一定正确，不一定客观，它是主观的，有局限的。你的努力，往往以被误解而告终，以被歪曲而破碎……只是没停下来过，朝着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向，我一直前进着。没时间回顾，没时间思考，也没时间哭泣。

我有资格哭泣吗？我有资格抱怨吗？我有资格放弃吗？

让我始终深信的是：一切都会好起来。

希望，对，希望。只有这两个字使我不抛弃，而去

奔跑。

自己写下来的中文，坦率说，我很喜欢，很中庸。“中”是“不偏”的意思，“庸”是“不变”的意思。不偏而不变，我想做一个中庸的人。

现在，眼泪突然掉下来。不知为什么，不用问，不用忍，偶尔，给自己一点机会，脆弱一点，感性一点，任性一点……

哦，广播响了，快到东京了。我要关闭电脑了。

加藤嘉一

2012年2月21日 写于从北京飞往东京的空中

序言

“听说一家香港的电视台正找学生接受采访呢。你要不要去试试？”

时间是2005年4月10日下午刚过4点。

一个韩国留学生跑来这么对我说道。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操场上跟朋友们踢球，是相当平常、美丽的傍晚。之所以我连当天的日期都记得一清二楚，是因为前一天在北京的中关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游行队伍集体走到位于建国门的日本大使馆，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向它表示抗议。而当时就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得我亲自来游行的现场，至今记忆鲜明，令人深思。

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中关村，是一块类似于美国的波

士顿和硅谷合体的区域。这里集中了几所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和 IT 企业等，而且旁边就是繁华的家电产品商场，所以也很像日本东京的秋叶原。近几年，中关村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而且这里距离北京大学也很近，以我的步速不到 10 分钟就能走到。

“电视台？干嘛让我去？”

“听说他们想找昨天去过反日游行现场的学生，特别是想让关心反日游行的日本学生发言。”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当然对“反日游行”的动向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有些意见不但只有身为日本人的我说得出来，而且有些误会我也想跟中国人解释清楚。我从小就是表达欲望和行动责任感相对强的一个人。这一点，过去，现在，将来也不会发生任何本质、内在的变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更新自己罢了。

“好的，知道了，我说说看。”虽然一口答应下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不过还是完全没有自己即将登上中国电视节目的实感。

过了不到 5 分钟，我口袋里破破的的手机突然响了。不是北京的号码，是没有看到过的号码，有预感，

打电话给我的果然是电视台。他像发射连珠炮似地告诉我自己是香港的电视台凤凰卫视，节目是晚上10点半开播的《全球连线》，节目是直播，直播连线北京和香港，跟主持人对话，上节目时必须穿西装以及几点准时到达演播厅等等。可能是赶时间吧，说完对方马上挂断了电话。

我来到中国已经两年了，由于曾经疯狂地学习过汉语，所以语言表达上没什么特别担心的，有着一定的自信心。然而这次的节目是有关“反日游行”，是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到底主持人会拿什么问题问我？我又该如何回答？一时间我不知所措。在远离故土的北京，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这些答案。

瞅了一眼手表，距离进入演播厅的时间还有4个多小时。没问题，时间还很充足，可以调整状态，做出充分的准备。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

我回到房间，慢慢闭上眼睛，大大地做了2次深呼吸。随后我换上跑鞋，来到了北京的大街上。

在进入思索之前，我决定先出去跑一跑。

由于从中学起就投身于中长跑以及长距离接力赛跑

的训练，我至今仍然把跑步当作每天的必修课程。对我来说，跑步与呼吸一样重要。不仅是为了保持健康，对我而言，长跑让我的精神回归平稳，给予我与自己的心灵进行对话的宝贵时间。每当我心生困扰时，每当我遇到巨大的障碍时，我总会通过跑步找回真正的自己。所以这一天也是如此，在熟悉亲切的北京城跑了大约1个小时后再回来冲个热水澡，我发现心中的迷惘早已烟消云散。我准备好了。

当天晚上9点45分，我进入位于当时做日语外教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附近凤凰会馆的演播室，先与香港演播厅的胡一虎用电话做事前沟通。人称“Tiger”的他，是在整个中国都享有极高人气的主持人。后来，一虎大哥一直很支持着我，关照着我。我很感谢他。

“加藤先生，今天晚上拜托你了。录节目的时候我不会问你中日之间难以回答的问题，你只要把在“反日游行”现场看到的以及当时的感受如实地说出来就行了。”

中国的电视节目，事先的沟通工作就只做到这一步。既没有日本的电视台那种厚厚一本的演出安排，也没有剧组人员为你设计“动作”，几乎所有节目都是实

打实的录制或直播，一举定胜负。虽然现在的我已经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了，但那个时候还是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而紧张。

晚上 10 点半，节目终于开始了，演播厅连接香港、北京和上海，三地直播。

位于香港演播厅的胡一虎主播这样对我问道：

“加藤先生，听说你昨天去看了‘反日游行’？”

“是的，我去了。”

“你为什么要去呢？”

“作为日本人，到底还是想知道游行是什么样子，而且如果不自己亲眼看一看的话，也就不能理解参加游行的人的主张。”

“你没感到人身危险吗？”

“没有感到。在大学里的中国朋友们对我都很友好。周围的日本留学生，虽然多少有些担心，但生活得都很正常。”

连线采访需要戴着耳机，一边听着对方掺杂噪音的声音，一边对着摄像机讲话。虽然这样的状况多少让我不太习惯，不过在比较顺利的一问一答中，我的紧张感也一点点地消除了。

然而，胡一虎随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加藤先生，被卷入这样的事态，或许你也感到了不愉快。那么我想问问，你认为导致这次游行的原因和责任，是出在中国和日本的哪一方上？”

当时我的心情简直就像是有人把枪口顶在了我的额头上。

这一刻，我正面对全中国的观众，通过直播讲话。而且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不会把我当作一个“北大学生”，而是竖起耳朵，想听听我这个“亲历游行现场的日本留学生”到底打算说些什么。

当然，我是一个日本人，在这里没有理由通过批判日本来奉承中国。而如果我随意地批判了中国，那才真有可能在第二天让反日之火烧遍全中国。如果一旦发生了这样的状况，不但有可能发展为严峻的外交问题，连我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有可能受到威胁。这该让我怎么选择！哪怕用错了一个词，都可能使我今后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

我的大脑里涌现种种思绪，而当时的时间可能连1秒钟都没过去。

摄像机冰冷的镜头一声不吭地瞪着我。没错，这是